

无意识的圈套与解套：齐泽克的幻象理论

陈 剑

内容提要 齐泽克认为幻象是实现意识形态质询的关键，它屏蔽社会的不一致和基本对抗，制造欲望和享乐的原型场景。它的存在令普通人和变态狂保持暧昧亲缘，甚至在极端的政治条件下让人们直接化身变态狂。一般情况下，幻象具有无意识的潜隐性，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反讽和内在逾越，是符号阉割的附属品。但变态狂和极权主义者逆转了这种附属状态，公开展演大他者欲望和快感的法则。只有暴露幻象的矛盾点，揭穿并认同于大他者的内在空白和不一致，才能洞穿幻象，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

关键词 齐泽克；拉康；幻象；意识形态；快感

幻象 (fantasy/phantasy)，也译为幻见、幻想、妄想。它可能是齐泽克理论中牵涉最广、最具文艺色彩的概念。它决定了人们通常的欲望、快感 (jouissance) 及看世界的方式，是意识形态最核心且难以自觉的部分，一个事物进入了幻象中，于是成为人们的欲望对象，诸如犹太人、异性、金钱，等等，人们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欲望和思维是被幻象中介的结果。

弗洛伊德早期曾将幻象看作与客观真实相对立的虚幻创伤性记忆，后期则强调幻象是一种心理真实，是主体泄露其无意识欲望或进行角色扮演的想象场景。拉康继承了弗洛伊德有关幻象作为欲望场景、视觉效果的看法。他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中认为，幻象的运作总和想象界的影像 (image) 黏合在一起，但其本身却为符号界的表义系统所驱动。另外，他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中将幻象看作主体对阉割及“大他者” (the Other/ L'Autre) 欠缺的防御建构，这在不同的临床结构中有不同的公式和表征。对正常人 (神经症) 而言，幻象是主体面对大他者欲望之谜时的一个回答，通过回答大他者的欲望，主体和客体小 a (object a)^[1] 确立关系 ($\$ \Delta a$)，从而建构自身的欲望和快感。如齐泽克所说：“幻象成了一个建构，成了一个想像性脚本，用来填平大他者的欲望的空隙和开口 (opening)：

‘大他者想要干什么？’”^[2] 另外，拉康认为，总有一个基本幻象是位于无意识中的，精神分析的目的并不是呈现幻象的细节，而是“洞穿基本幻象” (traverse the radical phantasy)^[3]，通过话语分析，使主体的防御方式和快感模式得以调整，以致改变符号界的表义系统。

因此，幻象并非最终的真实，却是人生舞台的“幕后之手”。要改变自我和世界，必须亲历、洞穿幻象。拉康曾说：“图画在我眼中，但我不在图画中。”^[4] 前一句是说幻象构建了现实，一切承载欲望的客观都有主体化建构；后一句则表明这一建构不可完成，任何幻象所营造的和谐景色都隐藏了不容置身其间的主体——一个符号界的开口和颠覆分子：“我”这个污点注定将打破图画的格局，实践洞穿幻象的可能。

齐泽克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幻象挪入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他的幻象几乎是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或恋物癖的另一名称，也被其称为“意识形态幻象”。幻象遮蔽了社会的基本对抗，构建了统一现实，使世界获得秩序和中心，它是“客观的主观”，以客观的形式建构主观体验，齐泽克将其类比于康德的“先验图示”，它位于符号的形式结构和我们日常生活所遭遇的事物的实证性之间，作为中介，使符号和现实、虚构和真实融为一体。由于幻象包含了主体的快感结构和欲望场景，实现了主体对意识形

态构建之现实的认同、融入，但又不被公开认可和宣称，而是权力固有的淫秽阴暗面，因此他亦称其为“变态心魔”（imp of perversity）^[5]、“热情的依恋”（passionate attachment, 朱迪斯·巴特勒语）、“顽固的依恋”等。

齐泽克认为，并不像阿尔都塞笔下回应意识形态质询（interpellation）、被动臣服的主体，实际上，主体总在幻象—快感层面主动苟合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厦要贿赂一个人，就需投其所好。正是幻象“以既定的方式构造我们的快感，使我们依附于主人，接受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框架”^[6]，同时，基本幻象无法辩证调和^[7]，它是由大他者异化形成的无意识，这恰如圈套无法被修正、伪饰，反省认知和深入揭穿其矛盾的过程正是对它的拆解。

作为拉康理论的大众文化诠释家的齐泽克几乎在所有著作中都论说幻象，他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幻象的瘟疫》《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神经质主体——政治本体论的核心空白》等作品特辟专节论述幻象的方方面面。本文试沿齐泽克的思考，侧重其对社会幻象的溯源去翳，从四个角度探讨幻象及洞穿幻象的可能。

一 幻象的双重性：客观机制和主观快感

在齐泽克看来，幻象不同于幻想或白日梦，它是人类或社会最基本的无意识，是人们居于其中的能指结构、符号现实或物质存在。当然，它并不是避寒、饱腹之类的动物性现实，而是另一些人们不能直接面对，不能完全主体化、令之成为意识或共识的欲望结构。它决定了我们快感的方式、欲望的图景，却常不为我们理解和认知。它是盲目运作、操控人生的庞大机器，是人们具体的思想言行生发处的那个奠基石、那条地平线。

正如拉康强调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学，齐泽克同样认为，人类最亲密的情感、信念、欲望都被幻象所中介，都可以在精神分析中予以剥夺。幻象是运转于社会现实中的“舞台调度”（mise en scène），是无意识信仰的支撑对象。齐泽克沿用拉康的“外密”（extimacy）一词，亦即“外在”

（external）和“亲密”（intimacy）的合成词，意指主体或主体化形态本身都是一个客体，这也说明，精神分析不相信绝对的内在，也没有主客内外的绝对区分，更不关注所谓深层隐蔽的心理暗流。无意识不是人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和白日梦，它在最基础的层面是欲望的符号结构及其客观逻辑。

沿此思路可充分理解齐泽克所说的幻象的第一要点：“真相就在那里”^[8]，幻象就在那里，无意识绝不藏在暗处，它堂而皇之地显身在普通外在的物质现象中。任何涉及社会文化实践的功利性行为，即使是吃饭、排便之类的生活细节，都能透露欲望的运作机制。齐泽克以德、英、法三国的马桶为例。德国的马桶下水孔在前方，使排泄物一目了然，可当即由此寻找疾病踪迹；法国马桶刚好相反，下水孔在后面，排泄物一出来就消声灭迹；英国马桶盛满了水，可以看见排泄物却无法检查。齐泽克认为，其间的区别绝不能单从实用角度解释，而是涉及意识形态。三种处理排泄物的方式折射出三种不同的存在态度和政治立场：德国人深思求全，政治上讲究保守主义；法国人急躁浪漫，政治上追求激进革命；英国人温和实用，政治立场是温和自由主义，更关注经济。

因此，幻象更为接近物质实践和行为仪式而非内在心理，人们不一定意识到它，但无意识已遵循它。它是人们客观的欲望结构，是“客观的主观”。齐泽克借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概念，称幻象为“纯粹的物质性诚挚”（purely material sincerity）。正如资本家在清醒的自我意识中是理性的不信神的唯名论者，洞悉商品价值的虚拟性，但他的一举一动表达了确凿无疑的商品拜物教，将商品奉为上帝，将价值视为实体，那是他欲望的无意识幻象^[9]。

幻象的物质性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它不曾躲藏压抑，而是化身在我们的符号现实、物质形态中，同时，幻象是贯通主客内外的桥梁，作为欲望结构，它承载、浸淫着不可明示的快感。

齐泽克之所以认为幻象是反常或变态的，就因为它代表公共空间下的隐匿快感、显性符号结构下的潜在享乐。齐泽克称之为“内在逾越”（inherent transgression）。只有当幻象及享乐处于不公开的

隐性状态，它们才能顺畅发挥功效，支撑表层符号的运作。齐泽克以艺术幻象为例：高级艺术品总能把握好表层文本和欲望幻象之间的距离。譬如断臂的维纳斯，那残缺不仅不是缺陷，反而是其巨大美感冲击的积极组成部分。当艺术家采用各种方式弥补、重造这一雕塑时，譬如使其手握长矛或火炬，或手捧镜子，生产的无一不是美感荡然无存的劣质仿品。同样，当小说家试图填补《呼啸山庄》所留下的一段叙事空白，即希刺克里夫离家出走到衣锦还乡这一部分的谜团，则不过是庸俗的狗尾续貂。同真正的艺术相比，流行影视和低劣仿品更直接地展露幻象，将欲望结构呈现在表面，但如此一来，幻象便已失去它潜隐而含蓄的魅力。

二 幻象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反讽

齐泽克重点关注的是幻象（快感）对意识形态和共同体的纽结功能。他早在南斯拉夫参军时就思考如下问题：个体如何甘愿被权力统治，又是什么将一个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仅仅是靠秩序的强迫内化吗？敏锐的齐泽克最终得出了幻象的“下腹部规则”“超我法”“潜规则”等结论。资本主义法权或意识形态要统治人心，需要凭借力比多的黏着、超我快感的支撑，此即享乐的内在反转——人们要自觉未被外物操控，感到自由享乐。而维系这享乐的正是幻象，它是某种地下仪式般的“不成文法”，是一系列淫秽的、不被承认却暗地默许乃至大行其道的规则和惯例，在公法背后隐蔽地发挥作用，支撑权力统治。

通俗说来，幻象发挥的是臭味相投的逻辑。齐泽克认为：“那些把共同体最深地‘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与其说是对那些调整共同体‘正常的’日常流程的法律的认同，不如说是对违犯法律、悬置法律的特别形式的认同……对一种特别的快感的认同。”^[10]譬如在一个以某著名教授为中心的学术圈子里，将圈内成员凝聚在一起的并非榜样力量，而是大家心知肚明该教授的某个怪癖或缺陷，但同时公开一致地否认或遮掩。共同撒谎远比坚持真相更能团结人心。

在齐泽克参军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中，最明显而

不被承认的下腹部规则是“施虐型男同性恋游戏”。部队是最歧视和恐惧同性恋的场所之一，但士兵们闲来无事的恶作剧总夸张戏仿同性恋之间各种性虐意味的行为^[11]。齐泽克表明在军队里，“对同性恋的极端憎恶和一种未公开承认的、处于地下的同性恋力比多机制共生共存。……军事团体只有通过调控自身的（同性恋）力比多基础才能顺畅运行”^[12]。即，团体要依赖对同性恋一致的打击和凌辱来实现团结，反同性恋并以此为乐是军队男性纽带的重要部分。因此，对军队仇视同性恋这一行为的真正干预不是一味鼓舞外在的同性恋形式，而是相反，应该“征服冥府”（*acheronta movebo*，弗洛伊德语）^[13]，破坏隐蔽的同性恋实践。另外，军队里的虐囚事件和羞辱新兵仪式也反映了相似的下腹部规则。齐泽克称其为权力自身不敢承认的情欲基础、法之“原罪”。

一个不懂得超我享乐、脱离群体幻象的人无法融入共同体及其意识形态中。齐泽克以电影《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为例^[14]：在影片上半部的军事训练中，将士兵们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军队中明确的规则、纪律、等级，而是依赖一些下流的黄色笑话、性虐仪式、权力的过分展示等；而在影片的下半部，两位主人公傻瓜和小丑各自投向注定的宿命。傻瓜不能理解军方“大他者”的淫荡层面，以刻苦僵硬的方式严格执行官方准则，结果他虽被盛赞为杰出的“杀人机器”，但在前往越战战场的前夜精神奔溃，开枪射杀长官后自杀。而小丑则能随心所欲地融入各类淫荡游戏，头戴和平标语的钢盔，荣升真正的“杀人机器”。军事意识形态的驯化在其身上获得成功。

齐泽克的幻象享乐理论揭示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反讽。它要掌控主体，“就必须和统治对象保持距离”，“必须让我们感到我们还没有完全落入它的控制之中”^[15]。这被齐泽克称为符号认同中的“解除认同/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权力、意识形态总需要某种内在逾越或反转逻辑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齐泽克认为，只有幻象的反讽才能准确解答朱迪斯·巴特勒在《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中提出的“如何将不认同政治化”：“政治化一定要克服不认同吗？有何种可能性将解

除认同政治化，将误认（misrecognition）的体验，将那种同时属于又不属于一个标志（sign）的立场、那种不安定的感觉政治化？”^[16]齐泽克强调：“恰恰是通过建构一个虚假的非认同的空间，一个离那些主体的社会存在的有效对应物有虚假距离的空间，意识形态才是有效的”，“如果权力要发挥作用的话，最低限度的非认同是先验地必需的”^[17]。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金属外壳》中，一个迷恋厮杀的士兵是失败之作，一个爱好和平却不得不厮杀的士兵才是军事机器成功驯化主体的典范；而在电影《决斗者》（*The Duellists*）中，一位出身普通家庭野心勃勃的军官毕其一生都在和另一位出身贵族的军官明争暗斗。他亦步亦趋地遵循贵族礼仪，紧随上流社会荣誉准则，却反倒给人暴发户小丑的持久印象。而他的对手总能得心应手地触犯上流社会的表面原则，也因此表明他才真正属于那个阶层。

在越极端的西方政治层面，幻象的反讽效果也许越明显。齐泽克举例说，希特勒最喜欢的瓦格纳歌剧并不是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斗争曲目，而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相爱的情人遁入黑夜吞下迷药，逃避责任、义务和世俗荣光，在狂欢中拥抱死亡。当希特勒声称，纳粹运动的伟大内涵并不是外界所看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展示，而是在这场运动背后连接每个人内心的神奇纽带，他所说的不正是群体政治运动背后的狂欢浪潮？这不就是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的军事版？不就是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中弱小善良的理发师发表了一番热爱和平的演讲竟能博得整个纳粹军团热烈鼓掌的原因？极权体制总是虚伪的，说一套做一套，它总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反讽和内在逾越。严格遵循公开法则反而会损害意识形态大厦，甚至令其解体。就像《好兵帅克》中的帅克，他看不到表层法则的空洞，视其为绝对真理，他满怀激情、不谙世故、生搬硬套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结果是一片混乱。

鉴于此，齐泽克指出，纳粹主义最危险的成分并不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极端政治化，不是“理性主义”的专制和泛滥，恰好相反，是超意识形态对政治的美学悬置，是那种“献身阴暗幽灵”的异教快感、群体化的唯美化狂欢。这也被他称为意识形态

的“否定量”或“超意识形态内核”。在任何人类的集体灾难中，能掀起飓风骇浪的不可阻挡的强力绝不是理性或制度，而是理性附带的欲望和快感。

沿此思路，齐泽克批判了翁贝托·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中以幽默反讽对抗极权主义的主题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他指出，极权主义并非教条主义，相反充满笑声和游戏精神；法西斯行刑者亦非亦步亦趋、按部就班、内心无聊的平庸公务员。快感是意识形态同谋者的如铁罪证^[18]。

三 幻象的本质：他者欲望的异化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澄清了意识形态反讽的必要，分辨了显性秩序和潜在幻象、公法和超我两个互补层面，但两者是如何扭缠在一起的？人类秩序为何需要幻象作为增补？公法为何依赖潜规则这一污点？这要从幻象的本质说起。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是从意识形态质询的角度来谈论幻象的：当主体身处社会大他者的质询下，质询的“循环方阵”（square of the circle）并不能自动而不带残余地生产出主体化形态，实现主体的想象—符号认同（这被齐泽克视为阿尔都塞质询理论的缺陷）。能指链对意义的回溯性缝合总保留一个欲望的开口，亦即大他者言语和其意义之间的开口、大他者的不一致。拉康用意大利文将其写作“*che vuoi?*”：你究竟要（我）干什么？此番迷茫的情景在社会动荡时更为显著，齐泽克曾在其主演的电影《变态者电影指南》中用二三十年代之交德国老百姓的处境解说大他者言说的无效。当社会信誉瓦解、通货膨胀、失业率飙升、道德解体，一切都在变坏，人们如同初降奥秘人间的婴童，面对社会权威的宣告（你是谁！做什么！），却不知其真义。大他者的言说归根结底是个无解之谜，预示着存在的无从定位、生命的无处附丽。表象的秩序、法则并不能解答这个谜语。而幻象归根结底是对符号界本质匮乏的掩盖，是对大他者欲望或短缺的屏蔽，它提供了欲望的坐标系。

根据拉康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19]，我们知道，“*che vuoi?*”

最初就是父母的欲望之谜，父母的欲望在符号界是缺失的，是要求和需要之间的裂口（cut）。这一缺失引发了幼儿无终止的焦虑，这是生命的本体性焦虑。小孩子唯一可做的就是将欲望的不可能转化为不可能的客体：一方面，他试图在父母的声音和凝视中，抑或借助自身和父母之间某些中介物如母亲的乳房、自己的粪尿，甚至想象菲勒斯去揣测大他者的欲望，使之成为一个可把握的客体；另一方面，他试图将自身视为这一客体，视为父母欲望的确定对象，幻想父母从自身这里能看到客体（因此客体是“在主体之中又多于主体之物”）。此即“客体小 a ”，它位于大他者欲望和主体欲望的中介处，可以连贯两者，建构主体的幻象，并将驱力植入“情色区”（erogenous zone）。幻象亦即主体和客体小 a 的关联图式，通常被写作“ $\$ \diamond a$ ”——客体小 a 是失落和不可追寻之物，所以“ \diamond ”兼有分离和契合的双重含义。

齐泽克在《神经质主体》中还补充了一点^[20]：婴幼儿的原始无助/痛苦（hilflosigkeit）。它有两个互异却勾连的层面：一是幼儿过于弱小产生的纯粹生理性无助，他必须借助大人的喂养照料得以自我保全；二是他面对大他者欲望、快感之谜的无助，父母的性交或俗世中的性文化给他造成了创伤性震撼和困扰。大人的欲望和快乐究竟是什么？这个和生存依靠的脱节、和大他者之谜的遭遇需要一个回答。最终，他在父母满足其需要之上的爱欲（如过度爱抚、奖罚拉撒）中体会到快感的奥妙，慢慢建立父母和自身的性化关系^[21]。

人不是机器，不具备单纯的法则编程功能；人是欲望的动物，只有通过快感及私欲的定位确立自身（这一定位一旦做出就立刻沉没在无意识中）。“汝欲何为”终将获得“吾欲何求”的答案。借助幻象，人回答了他者欲望之谜，掩盖了符号界空缺，缓解了生命焦虑，从而融入人际关系的表层法则中。但这一主体化程序也是异化的程序，比人们熟知的拉康的“镜像认同”（想象界异化）更为内核：幻象总是他者的异化，幻象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不仅在想象或形象上，而且在幻象及其欲望上，“我”就是他者。并不是“我”被他者控制、洗脑，而是“我”自诞生起就失去了笛卡尔式的“我思”中心，

陷入一张不透明的大网中，这张大网的意义和逻辑在“我”的控制和意识之外。

当然，幻象也是一种法律，它介于想像—符号界和实在界之间，是能指组织欲望—快感的规范方式。即使在最阴暗不齿的享乐中，比如大屠杀、强暴、乱伦，我们绝不能说人类回归了混沌，回归了原始的生命脉搏，相反，那是深陷幻象迷途的不可救药。但既然幻象是法律的化身，亦表现为物质现实和符号结构，那为何人们总将其视为法律的内在逾越和反讽距离，而不视其为公法？即，幻象为何不光明正大，普天同乐，反倒屈身公法的增补？

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符号阉割的双重性：当小孩遭遇父法阉割时，阉割并不剥夺什么，它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姿态，本身制造出其禁止的过量快感和幻象。既然幻象是通过秩序禁忌实现的，秩序和快感就分处两个不融合的层面。此即拉康欲望图表（graph of desire）^[22]中上下两层矢量——“驱力—快感层”和“意义—能指层”相互区别的含义。齐泽克亦说：“能指秩序（大他者）和快感秩序（体现为元物）是截然异质、不一致的，从结构上讲，它们之间的任何融洽都是不可能的。”^[23]幻象一般不属于公开的大他者法则层，而靠近“驱力—快感层”（大他者欠缺能指“ $S(A)$ ”下方）。它终究是符号阉割的附属品。

进一步说，在父法的符号化（压抑）过程中，幼儿仿佛失落了某个从未有过的天堂：母性菲勒斯或母性快感，人间常态快乐因此变得苍白无力。幻象正是对这种失落的虚拟叙事，它使符号界的结构性空白转化为某种客体的缺失，从而构建出欲望。客体小 a 遂承担了失落之物的职责，以不可能的“剩余快感”弥补元物的缺失，召唤主体永无休止的逐欲之旅，它亦即欲望之因^[24]。这一主体不再是阉割前假想的完满主体“ S ”，而是承受了符号界不可弥补之匮乏的被划杠主体“ $\$$ ”。幻象总是伴随父法阉割和父法划杠而出现的产物，常处于公法潜在的增补位置。

那么，有无可能让幻象克服律法的附属品状态，上升为公开法律？有无可能人类在规则中赤裸裸地上演快感和欲望呢？有无可能秩序就是快感，法权即罪业呢？齐泽克认为，这正是变态狂，也囊括纳

粹主义者、原教旨恐怖主义者等的暴虐行径，他们公开理性地“演出、实践那支撑着主流公共论述的秘密幻象”^[25]。

齐泽克认为，正常情况下，律法阻塞了通向享乐的道路，由此产生欲望，正如弗洛伊德笔下的“原始父亲”，他下达残酷禁令反倒激发了儿子们的欲望。炽情私法（幻象）也就有必要成为薄情公法的增补。而在性变态情况下，父法仪式没有完成，欲望本身制定出律法，变态者将享受快感的大他者直接视为律法力量，比如受虐狂将性伙伴推上宝座，要求所有人都服从他的号令，他在执法程序中感受到比直接激情沉浸更强烈的极乐^[26]。

同样，在社会历史场景中，变态狂自以为是大他者意志或欲望（西方政治经济霸权、神旨）的工具，公开展演大他者欲望的法则，使本来潜匿、禁忌的享乐规则肆无忌惮地占据了公法的位置，侵袭社会的公共秩序空间，比如斯大林集团的“大清洗”、邪教集团排斥异己的恐怖袭击，主体在残害和杀戮他者时宣泄快感、满足欲望。那并非他在自主负责地行动，而是他在代大他者行动，在执行大他者的快感和意志，私人享乐和大他者享乐因此重合，秩序层面和快感层面合而为一。那是一个乾坤颠倒、天昏地浊的时刻。主体不再需要独自承担责任，大他者顺带担负了他不敢直面的罪恶。既如此，还有什么罪行不能如节庆礼花般漫天爆发呢？对此，齐泽克引用了拉康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名句的反转形式，宣称“如果上帝存在，那一切（罪行）都被允许！”

四 洞穿幻象之路：A

当幻象屏蔽或填充了社会的不一致、对抗性分裂，亦即大他者的欲望之谜，这是否平安稳妥、一劳永逸？当意识形态凭借幻象实现了对主体的质询，有无可能“超越质询”？人类的欲望只是被他者异化的幻象吗？有无可能在私欲/快感中建立非异化、开诚布公的法则，抑或反之？拉康著名的“永远不向你的欲望让步”^[27]是什么意思？我们或可据齐泽克的《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幻象的瘟疫》等做出回答。

首先，齐泽克坦言，幻象的幽灵确实可保证符号大厦的一致性，使人们避免直面其构成性的不一致，即社会对抗或阶级矛盾本身。然而，齐泽克对幻象及其建构的欲望绝不认同，对幻象所开启的公法的淫荡增补空间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他将洞穿幻象视为一条颠覆意识形态统治的捷径，他引用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的开篇语“如果不能战胜天神，我将征服冥界”号召大家，“如果不能改变外在的意识形态法则，那你可以试着改变它隐含的、淫荡的、不成文的法则”^[28]。

其次，齐泽克认为，幻象“以其物质存在的外在表征叙述出内在的矛盾冲突”，它蕴含了自身的矛盾点。幻象并不是单纯地将实在界的恐怖（horror of the Real）模糊、淡化，使我们完全无法看到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混乱，相反，“幻象掩盖了恐怖，可同时也生产出它意图掩盖的东西、它所压抑的参照物”^[29]。这正是极权主义和法西斯暴行中的情景，这是为何呢？

笔者认为，幻象一方面回答了大他者欲望之谜，遮蔽了创伤；另一方面它就是创伤，是大他者欲望之谜的体现。如齐泽克所说，主体必须和幻象保持一个距离，太过远离或接近都会引发现实感的丧失。前者即是人们在缺乏幻象支撑的符号委任/身份的强加中无法投身融合的情景：“我为何是你口中的那个人，一个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对于后者，我们内心无比强烈的过剩欲能只能寄寓在异常庞大、爆炸性或眩晕感的事物上，即康德式的崇高客体上，那些形象作为现实生活不可触摸的幻象载体，往往以电影、梦境等可望不可即的虚构形式存在。一旦其在生活中真实上演，我们便亲临幻象同时感到它不可忍受的煎熬，顿时丧失了现实。因此，幻象绝不能成真！咄咄逼近的幻象是噩梦！正是出于这一逻辑，齐泽克指出，一旦我们或者悬置幻象的享乐—反讽空间，或者将原本隐匿的幻象结构明目张胆地道出，对其进行过度认同，就可能起到洞穿幻象的效果。

再次，齐泽克认为，拉康理论最激进的纬度并不在于\$，即主体被分割、勾销，等同于意指链或符号界的空缺，而是在于A，即大他者或符号界本身同样被一个基本的不可能性所划杠和勾销，它同

样是围绕一个不可能/创伤性的内核、一个核心空缺建构出来的。因此，主体不仅可以在幻象中屏蔽大他者或主体的核心空缺，而且可以认同于这一空缺，这是洞穿幻象的基本途径。齐泽克将这一过程也称为“主体性匮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屎溺认同”（excremental identity），并将之读解为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人类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网中发现或凿掘出的阻隔、破口正是自身唯一真实的生存之道。他常以边缘人、被压迫者或阶级革命者的热血斗志来论述这一认同。

最后，拉康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将超越幻象的欲望称为“纯粹欲望”。他以亚里士多德推崇的人文思想者“沉思贵族”、在求知欲中挣脱利欲色相并庇佑一方净土的启蒙者俄狄浦斯、丧失家园只身挑战城邦政治的革命者安提戈涅、用鹅毛笔瓦解旧权威为弗洛伊德开路的艺术家萨德以及逍遥化蝶的宗师庄周^[30]等为例详述了这超凡的欲望，并质问理应羞愧的凡人：“你的行动符合你的欲望吗？”^[31]那是作为符号界之短缺和空洞、自在自足的欲望，是驱力围绕空白元物不停休的自我搏动，也是主体不以他者为转移的唯一栖身处。齐泽克亦称其为“超幻象欲望”或“大他者欲望”^[32]：“幻象欲望是对大他者欲望的防御，是对‘纯粹’超幻象欲望的防御，是对纯然形态中死亡驱力的防御。……‘不向欲望让步’意味着对幻象场景中所有丰富多彩欲望的激进放弃。”^[33]

总之，只有暴露幻象的矛盾点，揭穿并认同于大他者的内在空白和不一致，在异化的符号网络之上如蝴蝶一样翩翩起舞，才能洞穿幻象，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实践拉康的欲望伦理学。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齐泽克后现代主义文艺批评研究”（批准号GD16XZSW04）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客体小 a ，也译为小他者、对象 a 、小对形等。它是拉康理论中最常见的客体，其概念变身涉及“小神像”（agalma）、实在界、元物（the Thing）、欲望之因、剩余快感（susplus-jouissance）、语言的物质性、虚表物/赝品（semblance/sham）、逻辑连贯性、分析师的欲望、大他者

的欲望等。参见 Bruce Fink, *The Lacanian Subje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3。斜体的 a 本身表示他者（autre）。但区别于大写的 A（即大他者）不可化约的他性，小 a 是大他者和主体抑或主客内外之间的反身性关联点。最早， a 作为镜像客体捕获自我，形成理想自我 $i(a)$ ，但在拉康的幻象公式“ $\$0a$ ”中， a 又转变为欲望客体或欲望的原因。此时的客体被视为不可符号化、不可捕捉的对象，意指失落元物的化身，因而关系到实在界或大他者欲望之谜。 a 并非具体的欲望对象，其本身只是焦虑的对象，却常以局部客体（part-object）的形态显现，唤起主体的欲望，因而是客体一成因（object-cause），主体对它的追寻总以失败告终。但同时，驱力围绕它运转、绕圈而不以捕获它为目标（goal）。齐泽克因此说，“驱力是喜剧的，欲望是悲剧的”。正是小 a 制造的空隙引发了驱力的循环和欲望的换喻，并导致快感的不满或剩余，因此也被称为“剩余快感”。拉康在 1974 年的演说中将客体小 a 放置在三界拓扑结（即波罗米结，borromean knot）的交错中心，视其为三界交互作用的枢纽。

[2]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第 161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3] [4]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and New York: W.W.Norton, 1981, p.273, p.96.

[5] 《变态心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是爱伦坡一部犯罪小说，也译为《作怪的心魔》《反转的精灵》。在小说中，主人公因不可控制的心魔而设计杀人，却又因它失心发疯、自曝罪行。

[6] [8] [9] [11] [14] [15]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塘、叶肖译，第 56 页，第 1 页，第 5—6 页，第 29—31 页，第 25—26 页，第 9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7] [20] [25] 参见斯拉维·纪杰克：《神经质主体》，万毓译，第 369 页，第 404—405 页，第 342 页，桂冠出版社 2004 年版。部分译文有改动。

[10] 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胡大平等译，第 67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2] [26] [29] Slavoj Žižek,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7, p.33, p.20, p.20.

[13] 参见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第 574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

[16]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19.

[17] 齐泽克、巴特勒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第103页、第2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 参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37—38页；并参见齐泽克：《幻想的瘟疫》，第64—71页。

[19] 参见 Jacques Lacan, *E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in English*,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6, pp.671-702.

[21] 齐泽克表示，这正是让·拉普朗虚 (Jean Laplanche) 提出的有关儿童的“引诱”幻象。引诱既不可化约为真实事件，即使那是真的，也不能看作主体的纯粹幻觉，即使那确实是幻觉，它是大他者的无意识，是符号界运作的普遍倾向，它先于每一个体的符号子集，并最终在个体身上形成一个力比多的先验结构或先验形式丛结 (a priori formal constellation)。参见齐泽克：《视差之见》，第30页。

[22] 欲望图表，即拉康用来说明主体欲望结构的地势学图表。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中，拉康建立了该图表的四个阶段，第四阶段才是完整的欲望图表。其上下两层矢量线具有复制结构，分别是快感→阉割的无意识能指链、能指→声音的意识能指链。上层矢量线关系到驱力固着“ $\$D$ ”以及为幻象、快感所支撑的大他者欠缺能指 $S(A)$ ，下层矢量线关系到大他者意义效果 $s(A)$ 在大他者 (A) 中的回溯性生成，因此笔者分别称之为“驱力—快感层”和“能指—意义层”。要注意的是，这两层矢量是交织互动的：主体须经过能指网络或大他者，产生要求和需要的裂口，才能生成欲望（要求—需要=欲望），并使快感、驱力回溯性地捆绑于 $S(A)$ ；同时，主体的快感须穿透 $S(A)$ ，形成遮蔽大他者不一致的幻象，才能进入大他者能指效果 $s(A)$ 中并诞生自我理想 $I(A)$ 。齐泽克曾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对图表的四个阶段做过较详细的探讨，参见《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第139—179页。另可参考布鲁斯·芬克的专门分析 (Bruce Fink, *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Ecrits Closel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pp.106-128)。

[23] [33]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p.122, p.118.

[24] 拉康将客体小 a 类比为康德的“否定量” (negative quantities)：“康德提出了一个如此新鲜的概念‘否定量’，唯有借助它的干预，主体的有限和欲望的无限之间的调和才可能发生。否定量，就是我们为支持阉割情结即菲勒斯客体所产生的负效应而寻找的术语。”参见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p.252-253.

[27] 可参考：“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唯一会令人愧疚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欲望面前让步了。” (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Dennis Por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319)

[28] 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第35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0] 庄周的例子参见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76。拉康认为，梦中的蝴蝶并非幻象，而是一个空无的凝视 (gaze)，庄子不是被蝴蝶捕获，而是被空无捕获，它赋予庄子超脱实证性身份的多彩多姿，使其不再是沉浸于现实符号网络或梦境中的“白痴”，而成为道家宗师。

[31] 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p.311.

[32] 这里的“大他者”并不是其通常所表示的符号界“大一”或超我权威，而是相反，指代符号界的空缺。或可说，最本真的欲望、快感总诞生于回应未知他者、未知世界的空白中，主体在激进意义上是作为一个无视现实的大他者而降临人间的。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何兰芳